

当前中国民俗学会的 学科建设任务

乌丙安

21世纪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任务，在钟老百年离世之后的今天，十分紧迫而沉重地压在了全国民俗学者的身上，自然也顺理成章地压在了中国民俗学会的双肩。今天的中国民俗学会和它的全体成员，能否挑起这副重担并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确实是具有历史性的一次重大考验和严峻挑战。

1、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所具备的条件。经过近20多年的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实践证明：在我国现行体制中，任何一个学术单位的学科带头人，甚至是最有权威性的或最有个人魅力的学术领导人，都难以直接推动或左右全国性学科建设的进程，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必须经我国科学体制的制约和行政管理的支配，民俗学科也不例外。众所周知，在我国，学科发展除了本学科同仁们做好本职工作外，起码要具备4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是该学科必须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方面对国家能作出突出贡献：

二是该学科的重要性和已有成就必须得到决策机构领导层的认可，同时被列入议事日程和发展计划：

三是该学科拥有被国家领导层认定的学术权威，并为国际国内广泛承认的具有参与或干预本学科发展的高强能量的人士；

四是该学科的学人必须形成强大合力或形成有实力的学术带头人群体，同时具有发展学科的高度使命感、责任感和活动能力，通过多种媒体和渠道，推动该学科形成强势学科的态势。

以上4个条件对于我们民俗学科的建设也完全适用。

过去民俗学界在这四方面都做过努力。从某些方面或在某种意义上说，成就是显著的。全国从事民俗学工作的同事们，不论是中国民俗学会的会员，还是各省、市、自治区民俗学会成员，或没有参加学会的许多民俗学者们，都已经做出了应有的成绩或出色的贡献。在一定层次的有关政府机构及其科教政策执行人中，民俗学科的重要性和许多显而易见的民俗学成就已经得到承认或有限的肯定。在已往的几十年中，以钟敬文教授为旗帜的国内外公认的学术权威，直接推动并参与和干预民俗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在特定的范围内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传播民俗学科信息和交流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媒体舆论上，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2、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存在的难题和欠缺。老实说,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已经发挥的积极影响,比起一些十分活跃的强势学科的发展进程还有很大的一段差距。我们也没有必要过高估计我们已有的成绩。毋庸讳言,民俗学科还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难题和基本条件方面的严重欠缺,有待今后解决和弥补。有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重要难题和欠缺,还迫使我们不得不优先考虑,并找出逐步解决的办法。比如,民俗学作为一门官方标定的二级人文学科,在我国到底应该如何定位?怎样才能形成完整的“三位一体”的发展系列?(即A.民俗学在全国高教文科系统发展成完整的有专业学士、硕士、博士的人才培养和教学系列。B.民俗学在全国科研系统发展成有合理布局的民俗研究机构,分别承担全国各地各民族民俗的完整研究系列。C.民俗学在全国多种文化系统,如民俗旅游、民俗节会、民俗博览、民俗礼仪、民俗饮食等多方面发展成民俗实践的完整应用系列。)如果做不到这三位一体的发展系列,要想把目前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俗学科转化为强势学科,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民俗学学科建设必须认真思考的发展战略问题。

①目前,我国除了西北民族学院建立了民俗学系之外,全国高教文科系统还没有建立第二个民俗学系级单位,更谈不上实施民俗学专业招收本科生的项目和计划。专业硕士授权单位也相应很少,民俗学专业博士点只此一家,绝无仅有,这和我国多民族的民俗文化传统及当前民俗文化发展热潮是否相适应?这是否正常?

②目前,除了辽宁社科院设有民俗学研究所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全国其它省区社科院至今都还没有民俗学专业研究机构,这和当前我国持续升温、席卷全国的民俗文化热潮是否协调?这是否正常?

③目前,各种社会科学的国家级学刊纷纷登场,我国民俗学至今还没有一种学刊是国家级的或准国家级的核心刊物。山东大学的《民俗研究》17年来几乎承担了民俗学准国家级的学刊任务,如今,中山大学又隆重推出了大型《民俗学刊》;但是,众所周知,在我国现行期刊管理体制和学术管理体制下,它们仍然不具备国家级学刊的认定资格。这样既直接妨碍了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发表,也大大限定了民俗学者学术职称和级别的有效提升,

严重阻碍了民俗学科学术梯队的顺利建设。

④目前,我国在民俗文化资源的应用方面仍处在自发的无序状态之中,许多急功近利的政府机构、企业单位、行政官员和非民俗专业人员,随时随地以开发民俗文化资源的名义,用大量非民俗、伪民俗的文化赝品和垃圾充当民俗文化精品,欺骗国内外游客,严重玷污了我国民俗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大大损害了国家形象。面对这种现状,民俗学人要不要投入全国民俗文化活动热潮,发挥民俗学科的指导和积极影响作用,在国家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各项实践中做出贡献?

这些都是我国民俗学界同仁无法避开的现实问题。我们没有理由把问题都寄托在科教行政部门领导者自上而下的发现解决和垂爱怜悯上,相反我们确有责任共商民俗学科的大事,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民俗学人自己的梦还需要民俗学人大家共同来圆。

3、中国民俗学会必须肩负起学科建设发展的历史任务。过去的20多年,民俗学界的同仁们面对学科发展,习惯了一种办事原则和方式,那就是:凡是民俗学科发展建设的大事小情,几乎事无巨细都要仰仗钟老出头露面、签字画押甚至东奔西跑去解决,直到他老人家离世前的最后时刻,他还为一份重点学科的申诉文件签了字。特别是在钟老的门内外弟子中,有一种“天塌下来有人顶,和“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惰性;钟老离世之后,这种办事原则和方式的惯例从此失去了依赖和支撑。大家都知道,从此再没有谁能有钟老那么高的威望和那么强的个人魅力,去有效参与和干预民俗学科建设了。这种失落在我们许多同事中间曾经困惑了较长时间。今天,当我们告别了钟老,痛定思痛,不能不在反思中唤起我们晚生后辈的责任,想一想要不要考虑今后如何团结一致,扫除内耗,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以集体合力的强势参与或干预民俗学科建设的工作?从4月以来,我先后收到了东西方两个国家的两位民俗学教授的电话信函的询问。他们不约而同地明确提出了“后钟敬文时代”中国民俗学发展前景的质询;并密切关注新一届中国民俗学会的构成及其今后的工作表现。这就更加唤起了我们继承钟老遗志的使命感。因此,所有有关学科建设发展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们大家的身上和中国民俗学会的双肩;学会

也只有在全力推动学科发展的努力下,才有可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民俗学会理当能够执行并促进完成本学科建设的历史任务,别无选择;否则,这样一个全国性一级学会组织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4、中国民俗学会只有在自身建设的改革中求生存、求发展,才有可能取得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成功。新一届中国民俗学会应该在以下几个学科发展的具体问题上进行讨论,作出相应的决议,并采取措施,分工负责,付出努力。

①学会作为国家一级学会的社团,有资格、有权利和义务向国家决策机关就学科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同时要认真考虑,民俗学科应该用什么形式?通过什么程序?通过什么途径?才可能用我们对学科发展的建议说服主管领导人,并促请他们认可民俗学科的发展需要,及时把它纳入到近期实施的人文学科发展规划之中。

②学会要以国家一级学会的名义或以众多民俗学者签名的呼吁方式,发表系列科学论证学科发展的文稿,通过有较大影响的传媒扩大民俗学的宣传;或与有实力的媒体联手共同安排民俗学科在舆论传播方面的有效做法。

③学会要在学会成员从事民俗研究与国家在民俗文化发展应用方面的需求之间架起民俗工作实践的桥梁,主办、承办、联办或积极协办重大的民俗文化活孝,使民俗学科和民俗学者在各项民俗文化活动中派上大用场,甚至还能发挥卓有成效的指导作用,为当代民俗学者参加当今社会民俗文化实践创造充分条件,帮助研究者走出脱离现实的象牙之塔。

④学会力争筹划申请主办或联办全国性民俗学专业理论期刊,用以推动民俗学研究的发展及学科建设。或设法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努力促成《民俗研究》或《民俗学刊》在期刊级别上得到提升;又由于民俗学优秀研究成果在其它国家级期刊上常常因为学科分野的不协调受到冷落,因此,迫使我们不得不为创办自己的全国性学刊而努力。

⑤学会必须在改制和改组的自身建设和改革中求得生存。加强集体领导,发挥群策群力的功能,团结一心,开拓进取。认真修改学会章程,把原来的理事长负责制转变为主席团集体领导下的主席负责制及年度执行主席分工负责制。调动全体理事、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最广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发挥学会会员的多种才能,办学科建设的大事、实事(比如,办好一年一度不掺水分的、不摆花架子的、不搞名堂的学术年会)。学会必须有稳固坚实的挂靠单位,学会今后挂靠在任何一个小级别的研究单位(系级、所级以下教研室、研究室级)都不利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学会必须积极建设多种专业委员会,并在全国各地各行业系统发展理事单位,随着事业开拓大力发展会员,既开拓了组织也有利于筹集较稳定的学会活动经费,以利生存。

民俗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正任重而道远,在新世纪的学术新历程中,中国民俗学会责无旁贷地要敢当此任和甘当此任。因此,就需要我们全体会员同心协力,为民俗学学科更大的繁荣,贡献出我们大家的聪明才智。■

(2002. 7. 15. 北京)

